

普汉先生

[美] 马宽德 著

邝明艳 译



H.M. Pulham, Esquire



中国工人出版社

H.M.Pulham, Esquire

普汉先生

[美] 马宽德 著

邝明艳 译



中国工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普汉先生 / (美) 马宽德著 ; 邝明艳译. — 北京 :
中国工人出版社, 2012
ISBN 978-7-5008-5168-4

I. ①普… II. ①马… ②邝… III. ①长篇小说 - 美国 - 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54060号

普汉先生

- | | |
|--------------|---|
| 出 版 人 | 李庆堂 |
| 责任编辑 | 陈 亮 |
| 责任校对 | 赵贵芬 |
| 责任印制 | 杨向辉 |
| 出版发行 | 中国工人出版社 (北京市东城区鼓楼外大街45号 邮编: 100120) |
| 网 址 | http://www.wp-china.com |
| 电 话 | 010-62350006 (总编室) 010-62379038 (社科文艺分社)
010-62005038 (传真) |
| 发行热线 | 010-62045461 62005042 (传真) |
| 读者服务 | 010-62389465 |
| 经 销 | 各地书店 |
| 印 制 | 三河市东方印刷有限公司 |
| 开 本 |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
| 印 张 | 13 |
| 字 数 | 230千字 |
| 版 次 | 2012年4月第1版 2012年4月第1次印刷 |
| 定 价 | 25.80元 |
-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读者服务部门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致善意的（或非善意的）读者

如果这篇关于虚构的亨利·普汉和他虚构的朋友们的小说足以吸引读者的注意，可能由于我的人物把握住了读者头脑中某一刻的真实，正是这种错觉的力量使得本书在艺术上有可能成功。如果在白纸黑字的世界中，我的人物站得住脚，读者会不由自主地把他们和生活中的某一类人联系起来，跟他本人的经历接近；从理查逊开始，所有小说中名副其实的人物形象毫无例外地归属于某种生活群体。根据这一关联，读者可以自信地更进一步声称，某个虚构人物简直跟他认识的某某一模一样。要是他认识作者，或认识任何认识作者的人，他就能从作者的经历中推测出这个人物是根据谁刻画的。这样一来，很容易让那些没写过小说的人产生一些流言飞语。

毫无疑问，任何领域的作家，无论何时他所写的每一个句子都转化自他对所了解的生活的观察。但是当要刻画生活中的一个人物，并将其个性在书页上塑造出来时，我见过的几乎每个作者都说，没有一个真实的人能在高度虚构的环境中令人信服。现实生活中的男人和女人有局限性，不足以构成典型，而且离读者的距离太远，欠缺普遍的吸引力，无法适应一个精心构建的虚构片段。小说中成功的人物是一个集合体，由来自于现实中上百个人的几十种特性混合而成，有很多特性一半被留下一半被摒弃；所有这些特性都经过作者头脑的转化。在作者看来，需要大量毫无联系的记忆和印象才能制造出一个令人满意的现实幻象。

以本书中的伯乔·布朗为例——他立刻就会被与大学的运动员联系在一起。如果他在书中的某些片段中产生了任何影响，应该是他身上的某种特点符合认识或曾经听说这一类型的人的读者脑海相应的印象。我曾在这个城市的许多地方都见到过大学运动员，但伯乔·布朗跟他们任何一个都不像。他只存在于一本书中。如果他迈出文字的时空进入任何一个房间，他都会可悲地扭曲变形。亨利·普汉、凯·蒙特福德、比尔·金和书中其他人物都是如此。小说的背景也一样，甚至是那个时期的一些元素也不能当真。只是为了戏剧效果和展示态度和风气的变化，情节开始于20世纪初，并最终结束于1939年。因此，亨利和他的同学被人为地设定为哈佛大学的1915届，我正是属于这一届——但是我在那儿根本就不认识亨利或其他任何一个人，也没有人认识他们。他们更多地是代表了某一特定社会群体的思想理念，不仅仅是波士顿或剑桥的社会群体，这样的群体在任何一个大的社区中都存在。

说到人名，辛克莱·刘易斯曾经表示你必须为人物命个名。在洗礼仪式上，我试图为书中的人物指定一个符合日常环境的简单名字。要是真的有人叫比尔·金、亨利·普汉或其他任何一个名字，我保证这些名字都是偶然出现的，并且向那些跟他们丝毫不相像的同名人表示歉意。

这不是一篇关于小说艺术的论文。只是为了解释小说中如此频繁出现的声明的意义和目的，在这里重复如下——书中所有情节及人物纯属虚构，无意指涉任何真实人物，无论是在世的还是离世的。

约翰·P. 马宽德

目 录

- 第 一 章 加油，按规则来 / 1
- 第 二 章 希利厄德先生说明一切 / 13
- 第 三 章 青春的漫漫回想 / 27
- 第 四 章 我们出去吃晚餐 / 33
- 第 五 章 流金岁月 / 45
- 第 六 章 向齐普斯先生致敬 / 58
- 第 七 章 多说无益 / 68
- 第 八 章 可以跟我跳支舞吗？ / 75
- 第 九 章 友谊的冒险 / 81
- 第 十 章 男孩和女孩在一起 / 94
- 第十一章 你最好问问弗兰克·瓦尔丁 / 105
- 第十二章 一次重要的经历，战争 / 110
- 第十三章 一些基本的事 / 117
- 第十四章 让我画一张草图 / 130
- 第十五章 我得了自己的一分 / 135
- 第十六章 我必须再去一次海边 / 154
- 第十七章 当你爱的女孩也爱你 / 174
- 第十八章 我想起了玛文·梅勒斯 / 185
- 第十九章 总有一天要发生 / 199
- 第二十章 因为我会回到你身边 / 208

- 第二十一章 再见，所有的一切 / 215
- 第二十二章 恋爱要沉默 / 233
- 第二十三章 说白了，不过是一个象征 / 248
- 第二十四章 我宣布了消息 / 259
- 第二十五章 长路漫漫 / 265
- 第二十六章 音乐萦绕不停 / 276
- 第二十七章 我们西部人都喜欢自己捕鱼 / 287
- 第二十八章 全部加起来总会有意义 / 302
- 第二十九章 我做错了什么？ / 313
- 第三十章 他们需要谈谈了 / 322
- 第三十一章 哟——走开！ / 330
- 第三十二章 我爱那苍白的手 / 344
- 第三十三章 莱因兰德4—— / 356
- 第三十四章 愉悦满载 / 366
- 第三十五章 他内心的确很低落 / 376
- 第三十六章 在看台底部的两个人 / 385
- 第三十七章 下山回家 / 394

第一章 加油，按规则来

伯乔·布朗和我进入了同一所专收男孩的乡村走读学校，从那时起，他就拥有所谓的“领袖气质”；也就是说，他有成为学校大班长的气质。所以，当我们进入圣司文思中学，伯乔毫不意外地在最后一年获得了“首席宿舍长”的称号，负责维持那个阶段大体上的正义。他们说，没人像我们那会儿那样体罚不听话的男孩，也许是下一届里，再没有像伯乔一样强悍的男生了。

类似的自我评价，他本人也说过多次，我也听过多次，有一回，是我们的橄榄球校队在某场比赛中发挥得不如预想的好。

“现在的小孩的问题是——”伯乔说，“他们在道德和精神上都很‘愚钝’。”

他自然十分清楚，但我们都不知道“愚钝”是何含义——伯乔玩这种把戏从来都是信手拈来。

“天哪！”伯乔说，“你们难道不知道‘愚钝’是什么意思？你们不是都选修了英文吗？如果不知道，查查字典。”

可以想象，他原先也不认得“愚钝”，不过是前一两天在某处看到罢了；但他总有办法利用一切，因为他有领袖气质。这也是为什么在哈佛期间他成了班上的道德裁判，为什么他会娶一位佩斯利家的小姐，并且从此以后高枕无忧。他将顺理成章地成为佩斯利工厂的主人。

有些男孩会说伯乔自以为是，可他总是言出必行。比如，他可以

双手倒立着下楼梯，他可以背出电话簿里的一整页号码。再自然不过的是，他的名字被刻在那座汉弗莱-沃克银质奖杯上——用以表彰“最接近圣史威学院理想的模范生”；在此后的人生岁月里，他的名字将出现在其他奖杯上，只要有奖杯的话。

随着时间流逝，我偶尔会觉得奇怪，为何有一群人似乎不喜欢他。的确，当伯乔出现时，总会有几个同学在角落里嘀咕他。比尔·金是其中一位，他总说伯乔是个无赖，一个大无赖。他的意思或许是，伯乔有时太盛气凌人了。

“总有一天，”比尔说，“有人会教训这个无赖。”比尔从来就不喜欢伯乔，伯乔也从来都不喜欢比尔。

我记得比尔有一次说起伯乔，那是个大型晚餐会，人们从四面八方来参加，男士们待在图书室，似乎不急于加入到女士中去。伯乔正在评论球队存在什么问题，电力公债和股票公司出了什么事，你可以猜到那是什么日子，而我坐在比尔旁边，听伯乔的高论。

“老天，”比尔说，“我搞不懂你怎么会跟他一伙儿。”

“伯乔人不错。”我说。

“好吧，”比尔说，“这是我的个人观点：他是个无赖。”

“你以前就这么说过，”我说，“其实，伯乔有许多闪光点。”

“你的问题是，”比尔说，“你太守规矩了。”

“呃，守规矩有什么错？”我问。

“因为你已经很大了，不需要再规规矩矩的。”

我大概知道他是什么意思，比尔从纽约来，他的眼光不一样。

“打个比方吧，”比尔说，“我刚想到的，为什么所有人都叫他伯乔。”

“大家都这么叫他。”我说。

“是的，”比尔说，“可实际上他的名字是莱斯特·布朗——正像你说的，所有人都叫他伯乔。我都能猜到是谁第一个叫他伯乔。他

妈。很可能他会说的第一个词就是伯乔。难道你一点都不认为这很反常吗？要是有人曾经朝他屁股上踹上一脚……”

“你从来都不喜欢他。”我说。

“他是个无赖，”比尔说，“他从来没有被人朝屁股来上一脚。”

“好吧，要是你试着去了解他——”我说，“要是你试着去喜欢他，伯乔还是挺不错的。毕竟，他为班级做了很多事。”

“老天，”比尔说，“这又有什么相干？就因为我偶然跟600个人在一个学校，就必须对班级效忠？”

“你不会真这么认为吧，比尔。”我说。

“你是认真的吗？”比尔问。

“噯，多多少少有一些吧，”我说，“当然，在同一个班完全是一种偶然，但班级对很多人来说很有意义，不少人从中得到很多东西。”

“他们得到了什么？”比尔问。

“呃，我不能说确切得到什么，”我回答，“但是我们分享共同的经历。”

“哪种经历？”比尔说，“跟伯乔享有共同经历凭什么就能让人变得更好？”

“好吧，”我说，“你跟我不同。打出生我就认识伯乔。只要他愿意，他可以是一个很好的人。我想你不喜欢他的脾性，多半是因为他很敏感。”

“这是人们为狂妄自大者开脱的借口，”比尔说，“他们总是很敏感。他应该被人照屁股来上一脚。”

“你之前说过了。”我说。

“我还要再说一遍，”比尔说，“因为我喜欢这么说。这很解气。”

“不会的，”我说，“我不相信他会有那么一天，即便有，我相信他也足够硬朗，扛得住。”比尔大笑起来。能让他发笑也总会让我

很开心。他笑得胸前的衬衣都崩开了，有几个人中断了交谈。

“喂，”伯乔从屋子那头喊道，“讲什么笑话呢？”

“哈里^①说你的屁股非常厚实，就算有人踹你，你也感觉不到。”

比尔回答。

伯乔想了一下，随即也大笑起来。

“你不得不对他友好一点，假如他一出生就认识你，”我对比尔说，“假如你们住在同一个镇子，你的妻子和他的妻子是同学。更别提我们都属于同一个午餐俱乐部。”

伯乔和我在午餐俱乐部从没有同桌吃过饭，他通常跟老布莱文斯先生坐在一起，布莱文斯先生经营着劳氏街联合公司。有时候我们会在楼下的盥洗室里碰巧使用同一排洗手池。

我并不确知为什么我会对伯乔·布朗念念不忘。或许因为他某种程度上代表一些东西，而这些东西能解释我和比尔之间的许多事。当他打电话约我到城市俱乐部共进午餐时，我感到某种惊喜，因为长久以来从未发生这样的事，我们也没有理由要见面吃饭。

我们一直都叫他伯乔，以至于罗洛小姐跟我说有个布朗先生找我，在三号分机，我都不知道是谁。

“我猜他想跟您本人说话。”罗洛小姐说。

典型的罗洛式的语言，她来自东切尔西，跟母亲住在一起，已经在这家事务所工作了十五年。不过有些时候，她还是会被电话搞晕。

“他说他的名字了吗，”我问，“除了姓布朗之外？姓布朗的人多着呢。”

罗洛小姐竖起手指扶了扶夹鼻眼镜，它不断地从鼻梁上滑下来。

“我去问问他的名字。”罗洛小姐回答。

一分钟後她回来了，她回来时我几乎都忘了电话这档子事儿，我忙着审查戈登·苏贝利夫人的投资清单，正在考虑她是不是最好把爱

^① 哈里是亨利的昵称。

其森-格拉汉姆公司的债券全都卖掉，爱其森并不差，不过铁路交通显然不会再有什么发展前途了。

“名字是莱斯特。”罗洛小姐说。

“我不认识这个人，”我说，“他想要干吗？”

“他要你亲自接电话，”罗洛小姐说，“他好像认识您，普汉先生。或许是跟您玩网球的人。”

“什么？”我说。

“某个跟你打网球的人呀，”罗洛小姐说，“循环赛里的。”

“无所谓了，”我说，“好吧，我来跟他说。”

我穿过房间走到三号分机的桌子前。

“你好，”我说，“哪位？”这时我听到了伯乔的声音。

“是哈里吗？”他叫道，“你有什么问题吗？我是伯乔·布朗。”

“嗨，是你，”我说，“你好呀，过得怎么样，伯乔？”

“你到底犯什么毛病呢？”伯乔问，“你忙得都接不了电话？”

“不是，”我说，“只是有点误会，他们没说对你的名字。你过得怎么样，伯乔？”

“还好，你呢？”

“哦，也还行。”我说。

“一切正常？”伯乔问。

“是的，”我告诉他，“一切正常。”

“呃，我很久没见到你了。你怎么从来不跟我联系，哈里？”

“咳，你知道为什么的。”我说。

“是呀，”伯乔说，“我也差不多，我也是四处奔波，总见不到我想见的人。我们应该多聚聚，对吧？”

“是的，”我说，“你说得对，伯乔。”

“你和凯一定得找个时间出来吃个饭。”

“好的，”我说，“那很好。”

“嗯，”伯乔说，“我们要安排一下。我们见面的次数太少了，是吧？”

“是的，太少了。”

“那么，就这样吧，”伯乔说，“现在，我们要改改这种状况了，哈里。”

“没错，”我说，“我们要改改这种状况了，伯乔。”

我的嘴角咧开，咧出一个下意识的、真诚的微笑。他想起我并打来电话，这让我相当感动，同时反思自己为什么从来不做这种事。

“其实，”伯乔说，“我老早就想联系你了。今天的午餐你有什么安排吗，哈里？”

“午餐？”我说，“怎么，没什么安排，伯乔。”

“哦，”伯乔说，“那太好了。到市中心俱乐部来怎么样，我们可以聊聊？我看看——现在是12点，12点半，怎么样？”

“好呀，谢谢，伯乔，”我说，“我很乐意去。”

“12点半，”伯乔说，“准时见。”

我挂上电话，透过窗子望望对面的停车场，有座办公大楼由于税务问题被拆掉了，警察在白色控制室里指挥交通。天空发蓝，没有云，一个晴朗的四月天。我很高兴伯乔给我打电话，但想到要跟他边吃午饭边聊上一个小时却有点犯难。

“罗洛小姐，”我说，“我要去市中心俱乐部同布朗先生吃午饭。伯乔·布朗，全美体育器材公司的，我们是大学同学。”

“哦，”罗洛小姐说，“那您什么时候回来，普汉先生？瓦特贝利先生两点来找您。”

“嗯，如果我晚了叫他等一下，”我吩咐她，“如果他不愿等，循环赛的人员名单在我办公桌的右手边抽屉里。普汉太太要是打电话来，跟她说今天下午我不能去舞蹈学校接格拉迪斯了。还有别的事儿吗，罗洛小姐？”

我走出门厅，后门的电梯非常缓慢地下降。这架电梯过去总让我等得不耐烦，还曾经投诉过电梯的服务，不过现在它的迟缓却并不令我恼怒。不紧不慢的反而更好。这架电梯有点像伦敦电梯。电梯从我上方的某处顺着铁笼子落下来，大理石的楼梯环绕而上。先是降下一团钢索网，缠绕在升降室下方，钢索网消失后，升降室便出现了。一个满身泥灰戴着无檐软帽的女人跑进电梯，她看上去有些像过去的美国远征军女战士。她的名字是蒂莉，这便是我所知道的关于她的一切。除了她，电梯里再无别人。

“你好，蒂莉。”我说。

“早上好，普汉先生，”蒂莉说，“真是个不错的上午，还是说午后——更对。”

“是不错，”我说，“到午后了。”

“我看到你和普汉太太去科哈塞克度周末了。”蒂莉说。

“你怎么看到的？”我问。

“在报纸上，”蒂莉说，“我总是在报纸上追踪这栋大楼里的所有房客。有点儿像是某种游戏。”

走出道富银行，感觉很暖和，马路很拥挤。华盛顿大道留给我唯一的记忆就是乱成一锅粥的汽车。有许多报童嚷嚷着关于捷克斯洛伐克的头条新闻，人群流动得非常缓慢，只要我赶时间，人流总是非常慢。在公园外边，一个老妇人从纸袋里掏出面包屑喂鸽子，几个水手站在地铁入口处。从我记事起，总有人站在那儿看着别人喂鸽子。

我并不是市中心俱乐部的成员，但是守门人似乎在等我。

“布朗先生在后面的房间，”他说，“他和他的聚会。”

我有一点吃惊，因为我原以为只有我和他共进午餐。我经过雪茄角和台球室——在禁酒令期间重新装修过，到了尽头的房间我见到了伯乔·布朗，和另外四个人坐在桌边。一开始我以为他和他们是在这儿偶然遇见的，他们脸上呈现出某种格调。这些人都是哈佛读书时的

同班同学，也没有一个是伯乔·布朗会经常约他一起吃午饭的人。柯蒂斯·科尔在父亲的位于市政大街的法律事务所，鲍伯·里奇在卖人寿保险，克里斯·艾文斯听说在《波士顿环球报》，查理·罗伯茨跟视听医院有关系，伯乔一看到我便站起来。

“哈里，”他说，“见到你很高兴。”

“很高兴见到你，伯乔。”我说。

“这些男生你都认识，对吧？”伯乔问我。

“是的，”我答道，“认识不是一两天了。”

“该死的，都快二十五年了。”伯乔说。

“什么意思？”我问。伯乔开始大笑。

“喂，你们看！”他说，“你们没想到吧？哈里不知道明年六月有什么事儿。”

然后其他人都大笑起来。

“噢，”我说，“你的意思是指我们的二十五周年聚会。”

“你需要喝一杯，”伯乔说，“想喝什么——古典鸡尾酒还是马丁尼？”

“吃完饭我还要回办公室，”我说，“你们喝吧。”

“哦，见鬼，”伯乔说，“忘了办公室吧。这是个特殊的时刻——重要的时刻。我们很少见面，对吧——比我们应该见面的次数要少得多。威廉姆，给普汉先生来一杯古典鸡尾酒。我记得你在威斯敏斯特时经常喝的。你还记得大一的时候在威斯敏斯特楼下的日子吧？”

“哦，记得，”我说，“威斯敏斯特。”

“威廉姆，”伯乔对俱乐部的侍者说，“为普汉先生上两杯古典鸡尾酒，再给每个人来一杯同样的。哈里最好赶紧跟上我们的量。”

“没错。”柯蒂斯·科尔说。伯乔又坐下了，我拉出一张椅子坐在柯蒂斯·科尔和查理·罗伯茨中间，有那么一会儿没有人说话。

“抽烟吗？”克里斯问我，他斜着眼睛瞥了我一眼。他外套的袖子磨破了，额头上一条条皱纹，我试图找些话跟他说。我试图在过往中找出些话头，但对他的印象并不多。

“很久没见到你了。”我说。

“是呀，”克里斯说，“很久了。你怎么样，休？”

“哈里。”我说。

“哦，对，”克里斯说，“哈里。上帝，我肯定是糊涂了！你怎么样，哈里？”

“还好。”我说。

“哦，不错。”克里斯说。我转向柯蒂斯·科尔。

“柯蒂斯，”我问，“你还在米欧皮亚打高尔夫吗？”

“那肯定是别人，”柯蒂斯说，“我不打高尔夫。”

“哦，可能是，”我说，“我想我是记错了。”

“我划船，”柯蒂斯说，“只要我有时间。S级。但愿什么时候你能出来坐我的船。”

“那肯定很不错，”我说，“你觉得我们来这儿做什么？”

“鬼才知道。”柯蒂斯说。

“哦，见到你很高兴，”我说，“很久没见到你了。”

“赶紧的，哈里，”伯乔叫道，“你已经落后我们了。”

我又转回克里斯，试图想起点什么跟他有关的东西。

“克里斯，”我说，“欧洲有什么最新消息吗？”

“看上去很糟，”克里斯说，“但也不好说。”

“你认为会打仗吗？”我问道。

“什么？”伯乔喊道，“你们在说什么，哈里？”

“我在问克里斯欧洲会不会打起来。”我说。

“喂，听着，”伯乔说，快速地挥动着他的手，“关于那个我可以告诉你们一些消息。来这儿之前我刚通过专线跟纽约联系过。眼下

是我们过去五年来最接近和平的时刻。对不起，我就只能告诉你们这个，兄弟们，但是记住我说的。五年来最接近和平的时刻。”

“我猜你的意思是张伯伦又要食言了。” 查理·罗伯茨说。

鲍伯·里奇从桌子对面看着我。鲍伯·里奇有一个特点：因为做人寿保险行业，他每个人都认识。

“哈里，” 鲍伯说，“你生日时收到我寄给你的小东西了吗？”

“我生日？” 我说，“我不记得了。”

“哦，当然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鲍伯说，“只是一个拆信刀。”

“哦，有的，” 我说，“现在我想起来了。”

“当然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鲍伯说，“但我想，你可以把它放在桌上，就会提醒你又老了一岁。”

“喂，等一等，” 伯乔喊道，“谁都不许在这儿做买卖，谁都不许谈什么债券或欧洲局势。这不是我们来这儿的原因。我们来这儿就是聚在一起，因为我们本应该多见面的。既然我们到这儿了，我提议干一杯。” 伯乔拍了一下桌子站了起来。

“我们必须都站起来吗？” 我问。

“谁要没胆就不用站起来，” 伯乔说，“可以在桌子下打个滚儿。我提议为班级干杯——有史以来最好的班——为我们班将要举行最好的25周年集会，因为由你和我来干，我们要将它搞成最好的聚会。现在，干了这杯，兄弟们，让我们上去吃午饭。”

伯乔走在我们前面，迈着轻快弹性的步子上楼，昂着头、挺着胸。克里斯·艾文斯走在我旁边，佝偻着，似乎他仍弯向桌子。他的眼睛在眼镜后面，眯缝着，显得很疲倦。我很确定我看上去不像克里斯和其他人那么老，伯乔也不显老，和我一样身材保持得比较好。

“我搞不懂伯乔要我做什么，” 我对克里斯说，“要是他想要点子。我从来没什么点子。”

他的眼镜闪了一下，转向我。克里斯有着大多数记者或作者的那